

世界经济重心再度转移，中国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，进一步扩大开放(一)

当下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秩序，是战后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。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过程，给我们很多思考，其中一个关键问题，即是历史的重复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，法西斯的失败已没有悬念，反法西斯国家已经开始考虑，战后如何建立一个新的体系，防止战争再次发生。1944年7月1日，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，正值世界经济重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。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，一定程度上的经济重心转移再次出现。我认为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仅仅间隔短短二十年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各国都采取“以邻为壑”的政策。美国要求英法还款，英法就向德国索赔，

索赔额度巨大。德国忍无可忍，又发动了战争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，主要国家都在思考，如何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

回看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，我们应该思考，如何防止冷战变热战，如何防止产生新的冷战，如何防止新的冷战变新的热战。如果不能和平地渡过这个重大历史关头，所有国家都将面临灾难。正确认识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，和七十多年来的运行历程，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，对于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战略是非常关键的。当年各国是如何设计这个战后体系的？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体系？这个体系到今天，有什么地方依然有效，有什么地方已经失效？分析清楚这些问题，对指导中国在新的二

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，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，是十分重要的。

二战结束后，中国也是战胜国，作为名列第四的大国，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，但是整个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讨论，基本都是在英美两国之间，其他国家实际上只是列席而已。很多今天的国家当时都还是殖民地，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的可能。中国在当时能够参加这个会议，并在布雷顿森林机构里面位列第四，是十分难得的。但是，我们中国没有发言权，主要是英美两国在博弈。那时世界经济和金融的重心正在从伦敦转向纽约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个新美国，尽管美国当时的国力无出其右，但作为新生力量，美国既有强势表现的冲动，又有团结大家，特别是欧洲诸国的意愿，它在很多方面还是比较讲道理的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机会，美国牢牢把握住了这些历史机会。

在设计国际经济体系的时候，英国的凯恩斯和美国的怀特进行较量。论知名度，怀特只是美国财政部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层干部。他们之间的较量的焦点是，国际经济体系到

底要维护哪个国家的利益？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是，一方代表英国的利益，一方代表美国的利益，同时，双方也还要代表全球的利益，在那个历史条件下，拥有这样的政治远见是很不容易的。今天有些国家的政客已经大大退步了，只考虑自己的利益，不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。如果不考虑别人的利益，只考虑自身的利益，自身的利益最终也是保不住的。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国际谈判，不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是不可能的，但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考虑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最后，还是美国怀特的意见占了上风，国际经济体系需要自由贸易和资金的自由流动。当时，欧洲国家需要美国提供粮食、资金和各种机械设备。美国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

的教训，决定要帮助欧洲国家重建，同时也不要要求欧洲国家立即偿还美国的债务。这段历史，值得我们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去研究。当时的设想，是要成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，当一些国家宏观经济上出现问题，这个国际机构可以来帮这些国家。但是，为了要吸引这些国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，又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，即世界银行（这和我们今天的世界银行是不同的，因为后来的世行有了更多组成部分），以便能为很多国家提供资金，进行重建。所以在章程里，如果一个国家是世界银行的成员国，那么，该国也必须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成员国。成立世界银行，实际上是作为一个“诱饵”：只要一国愿意接受宏观监管，就可以获得贷



金立群

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

来源 | MBA与EMBA



世界银行